

HERMAN MELVIL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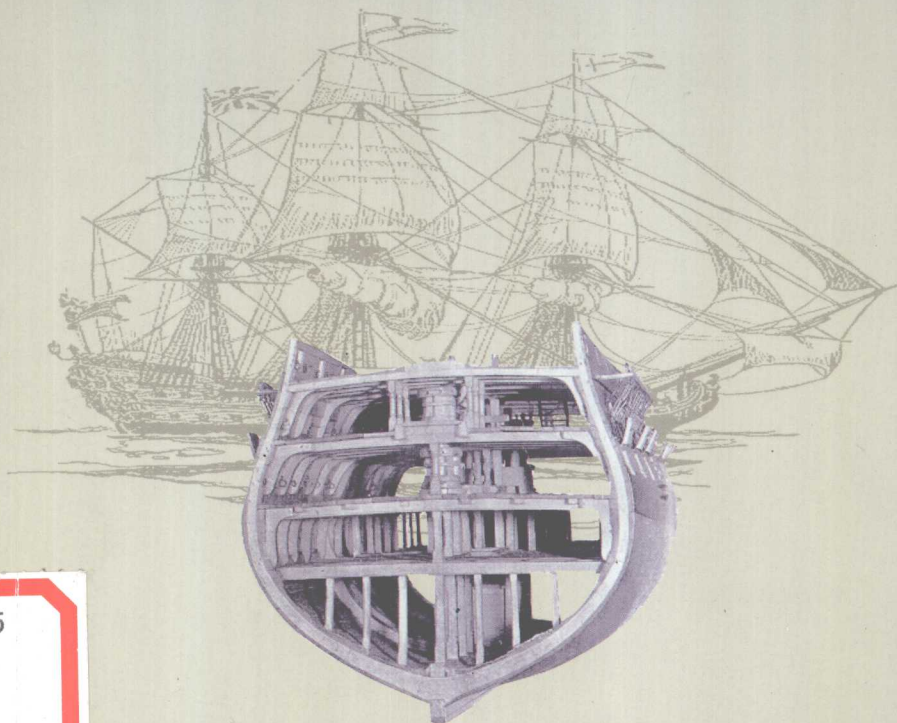


【美】 赫尔曼·梅尔维尔 著

郝敏译 作家出版社

漂亮水手

BILLY BUDD



137

HERMAN MELVILLE

【美】 赫尔曼·梅尔维尔 著

郝敏 译

漂亮水手
BILLY BUDD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亮水手/(美) 梅尔维尔著; 郝敏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4

ISBN 7-5063-2668-X

I. 漂… II. ①梅… ②郝…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6971 号

漂亮水手

作者: (美) 赫尔曼·梅尔维尔

译者: 郝敏

责任编辑: 懿翎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清华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00 千

印张: 5

插页: 3

印数: 001-5000

版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668-X/I·2652

定价: 1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 - 1891）以其海上冒险生涯为他小说的基础。他 15 岁结束了正规学校教育，曾做过银行职员、商店营业员、农民和教师等。20 岁时，他在一条船上做船舱服务员，亲历海上漂泊的艰难生活。回国后，又教书并旅行去了伊利诺依州。1841 年，梅尔维尔加入捕鲸船“阿古希耐”号，开始了历时 4 年的一系列冒险生涯。他离开捕鲸船“阿古希耐”号，与食人部落同居，后又加入两条捕鲸船。最后他加入了美国海军，从“合众国”号舰退役回家。

梅尔维尔从 1846 年到 1851 年五年期间写了 5 本书。他出版了关于食人部落生活的《泰皮》，他在南太平洋海域冒险生活的《欧穆》和《玛地》，反映他船舱服务员经历的《雷得本》，他在海军服役的《白外衣》和关于一条捕鲸船上生活的《白鲸》。他的早期作品很受欢迎。

迎，但当他转到更严肃的主题时，运用象征主义和讽刺，就失去了读者。学者们认为《白鲸》是他的杰作，它探讨邪恶的问题，被认为是美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高峰。

梅尔维尔继续写作短篇小说和诗歌，但却无法维持生计，于是找了一个纽约海关检查员的工作。他于1888-1891年写了《漂亮水手》，但直到1924年才发表，那时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漂亮水手》的发表，在20世纪20年代帮助他建立了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名望。这部小说是一个关于善与恶、人判与神判、个人与国家、激情与职责、法律条文与法律精神、单纯与阅历、内心与外貌、陆地与海洋的经典小说。因为内容如此丰富，对《漂亮水手》的解释已成为学术讨论的源泉。

梅尔维尔所运用的象征手法贯穿全书，甚至主人公的名字也是高度象征的。“比利”是一个大众化的男名，而“巴德”指年轻男人的单纯。“丹斯克”管比利叫“宝贝·巴德”，是对他单纯的另一个印证。这个名字也可以指人们对他的爱戴，他是“巴迪”，一个非正式的职业——朋友、同志、同伴。这个名字的重叠音可以表示比利的口吃。因为他的纯粹，他常被看作耶稣和亚当的象征。

这本书的反面人物克拉格特，是比利的对立面，如果比利象征善，那么克拉格特就象征恶。他的名字听起来像吹牛的人、恶鹰、懒人。克拉格特，船上的兵器教

官，掌管着舱内甲板上的世界，就像撒旦掌管着地狱。就是克拉格特，控告比利谋反，希伯来语撒旦的意思是起诉者。书中的很多地方表现了克拉格特的魔鬼本性：“在每次突然的不期而遇中，他的眼中会闪过一道红光，就像铁匠工场里黄昏时的铁砧下闪过的一颗火花”，“至于克拉格特，这个人的偏执狂，就像一股地下之火正在他的体内向纵深吞噬着”。梅尔维尔在写作中经常引用《圣经》，这里明显唤起一种《圣经》中撒旦之国的形象。

维尔舰长是另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他名字的拉丁语代表真理之意，他的名字也表示改变方向的人。小说的背景是永不改变的海洋，维尔“横穿舱内来回踱着步，在船摇摆到下风舷最低时，他向上蹬着倾斜的甲板，又回到上风位，没有意识到他此时的动作象征着要克服困难的决心，即使这决心有悖于像风和海一样强大的原初的本能”。如果比利是善，克拉格特是恶，维尔舰长就是权力和调停人的象征，在书中，梅尔维尔写他“与贵族联姻”，维尔舰长知道比利的无辜，却为公共利益强行施法，他与法律精神和法律条文的脱节作斗争。

象征不只限于这三个主要人物，比利·巴德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被水手们的反应加强了。梅尔维尔写了水手们怎样追踪着绞死比利的吊杆：“对他们来说，它上面的一片木屑，都是那根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甚至船也有象征意义。比利从以佩因的名著命名的“人权”号被强征到“不屈”号不是偶然的。与法国“无神”号作战致使维尔舰长死亡。梅尔维尔自己解释了这

个名字的象征意义：“这个名字，除了彰显当权的异教徒的大胆，还是一个最恰当的名字，即使没有想要如此”。这个字面解释之外的意思是，维尔舰长选择了人判，就拒绝了神判，就要被“无神”号打死。

对这本小说怎样解释，对于学习法律的学生和律师非常重要，他们质疑，比利·巴德是否被不公正地判刑，法律和正义是不是同一件事。1987年在华盛顿和弗吉尼亚李法学院两天的学术讨论会上，《漂亮水手》成为讨论的焦点，它也是第二年纽约律师协会争论的主题。

讨论以小说中这样的话开始：“我们怎么能判处一个在上帝面前无辜的同胞可耻的立即执行的死刑呢，对他我们是这样想的是吧？——我说的对吗？你们难过地表示同意。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样想有充分的说服力。这是自然力。但是我们穿的这身制服表明我们是要忠诚于自然力吗？不，是忠诚于国王。虽然这海洋是不容亵渎的大自然之初，虽然它是一大自然力，我们在其中活动并作为水手而存在，然而作为国王的军人，可以把我们的职责置于这样的自然领域之中吗？这是非常错误的，在我们接受委任以后，就以最隆重的敬意而停止再当自然的自由代理人了。”

在纽约律师协会的讨论中，比较文学博士和律师理查德·威斯伯格（Richard Weisberg）教授主张，比利是被不公正判刑的，他认为这本小说引起律师“立刻反省我们自己的价值”。芝加哥联邦上诉法官理查德·庞斯纳（Richard Posner）法官反驳这种观点，说维尔舰长是根据18世纪的标准在履行职责。

文学学者们继续讨论《漂亮水手》。结构主义者埃德加·德赖登（Edgar A. Dryden）在他的《梅尔维尔的形式构成》一书中指出，那个舰长不是一个悲剧英雄，只是梅尔维尔的靶子。解构主义者芭芭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在她《批评的差异》一书中，质疑比利的无辜，她指的是梅尔维尔的话“体现在克拉格特和巴德身上的有罪和无罪实际上换了位置”。她认为，作品要评价维尔舰长的判断。做法律文献研判的布鲁克·汤马斯（Brook Thomas）基于新历史主义给出一个解释，这一文学批评流派致力于把文学作品放入它的历史时代来分析。汤马斯认为，维护法律的维尔舰长违反了他应该维护的法律原则。汤马斯写道：“最近的一种法律批评争论说，法律规定已经成为有效的政治武器，因为当要有助于镇压的时候，它能提供保障。这种保障通过论证看起来非正义的行动实际上是正义的来实现，因为人类社会遵循一种合法合理的法律制度。”艾伯特·布雷夫曼（Albert S. Braverman）讨论故事中的同性恋因素，指出这是克拉格特仇恨比利的基础。

《漂亮水手》包含了许多未解答的问题，评论常常引用书中将近结尾时的一段话作为讨论的结束：“不屈不挠地讲述的真实，总是会使它的边缘参差不整”。梅尔维尔这样说了以后，有三段对结局的交代：维尔舰长之死，海军的报道，以及他的同伴崇敬比利的部分，包括一首诗。这段海军报道似乎与故事此处的叙述矛盾，根据报道，显然比利应该判死刑，因为他报复行刺克拉格特。它也似乎与真实有“参差不整”的边缘相矛盾。

作品给人留下了探究的空间：故事真正的解释到底是什么。梅尔维尔是不是暗示我们，故事中所有的因素都是应该考虑的，或者那个真正的解释归根结底是不可知的呢？种种这些问题，把《漂亮水手》从一个好听的海员故事提升到对美国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的地位。

菲莉丝·霍尔·海斯利普 博士

Phyllis Hall Haislip, Ph. D.

2003年3月28日

引 子

本书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七九七年。现在每个有头脑的人都认为，一七九七年属于一个基督教世界发生危机的年代。这场危机就其当时尚未确定的重要性而言，并不低于有记载的其他时代的危机。那个时代的精神公开提出的主张，涉及到要改正旧时代遗传下来的错误。在法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用鲜血来实现的。然而，后来呢？这场革命本身却成了一个做坏事的人，它比皇帝更暴戾无道。拿破仑让一些暴发的君主上台，频繁地发动战争，造成长期的苦痛，最后以滑铁卢一役的惨败剧痛而宣告结束。在那些年中，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预见不到其结果。显然，它使几乎整个欧洲获得了政治上的进步，一些有思想的人根据后来产生的结果这样说。

那时，到处都显示出受到大革命精神的感染，在斯

匹兹海德，它使水兵们起来大胆地反对长期以来存在的真正的弊端，后来又在诺尔，提出不寻常的敌对性的要求。反抗是成功了，但挑头的人也在泊位的舰队上被示众绞死了。这种与大革命的行动类似的英国兵舰叛变事件，当时的英国人自然地认为是可怕的，却无疑是英国海军进行最重要改革的最早的潜在动力。

第 1 章

在发明蒸汽船以前，或者说那时比现在更频繁，一个人沿着大海港的码头闲逛，有时会被一群有着青铜肤色的海员所吸引，这些战舰上或是商船上的水手们获准穿便装上岸消闲。在某些时候，他们在一旁跟随着，或是像保镖似的簇拥着他们同伙中的某个卓越人物徐徐前行，宛如金牛星座的群星衬托着最璀璨的金牛星。这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那个有些无聊的时代的海军和商船的“漂亮水手”。他看起来并不自负，倒像是带有皇族般自然的随意和简慢，接受着伙伴们自发的效忠。某种非同寻常的情景浮现在我面前。在半个世纪以前的利物浦，我在王子码头（一个很久以前被拆除了的障碍物）又脏又高的街墙的阴影下见到过一个普通的水手，

他长得极黑，简直就是纯种汉姆^①血统的土著非洲人。他个子很高，体形匀称，脖子上松松地系着一条鲜艳的丝手帕，丝手帕的两头在他露出的漆黑的胸前飘荡着；他戴着两只大金耳环，一顶带有花格带子的苏格兰高地帽子，衬托着他形状好看的头。

那是七月一个炎热的中午，他汗涔涔的脸上亮闪闪的，洋溢着野性的好心情。在与左右愉快风趣的说笑中，可以看到他晶莹雪白的牙齿。他跟大家嬉戏欢闹着，是全船伙伴的中心。这样一个由不同宗族和不同肤色组成的人群，就像是够格被阿纳卡西斯·克鲁兹^②送往第一法国议会的“人类的代表”^③。对于每一个由行人自发地献给这位黑塔般的人物的贡品——驻足观看或时而高喊——这些不同肤色的随员们都为他，这个引起这一切的人感到自豪，那种自豪感古代东方亚述的牧师们无疑也表现过，那是当信徒们对亚述宏伟的公牛雕塑顶礼膜拜的时候。

言归正传。

如果在某些场合，这情形有点儿像是一个航海的默

① 汉姆（Ham），最普遍地认为，汉姆是《圣经》人物诺亚的第三个儿子和迦南的父亲。他因看到了父亲醉酒后的裸体而受罚。

② 阿纳卡西斯·克鲁兹（Anacharsis Cloots 1755 - 1794），激进的法国民主主义者。

③ 第一法国议会法国大革命初期重建的政府，国民议会代替了此前由第一等级的教士、第二等级的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农民、商人、律师和新兴的中产阶级组成的等级议会。通过法律废除了一些封建特权。发表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建立了代议制政府。1791年，起草宪法遂让位于新选举的一院制议会。

拉特元帅^①动身上岸的话，那么我们在此谈论的那个时代的“漂亮水手”并没有表现得像花花公子的比利-比-丹姆^②，那是一个有趣的人物，现在几乎不存在了，但是偶尔还会遇见，却是以一种比本来的那个比利-比-丹姆更饶有兴味的形式出现。在大风暴中的伊利运河，他掌握着船的舵柄，或者更可能是在拖船路边的小酒馆里喝酒吹牛。他总是得心应手地从事着一个充满风险的行当，而且是个还不错的重量级拳击手或摔跤手。那是力和美。人们传诵着他的勇猛。他是陆地上的冠军，海上的发言人，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他都是最棒的。在八级大风中，将上桅帆缩至最小，是他干，跨着迎风的桁端头，一只脚踩在桅横杆上的踏脚挂绳里，好像骑在佛兰芒马上，两只手拉着帆上的耳索，好像拉着马缰绳，那姿势就像年轻的亚历山大^③驾驭着他的烈马。伟岸的身躯，宛如被金牛角抛向雷声轰鸣的天空，欢快地向着这排桅杆上与他较劲的绳索呼喊。

一种道德属性很少跟它的肉体品质不一致。实际上，漂亮水手外在的美和力也不是由前者决定基调，而是因男性的阳刚之气而具魅力；在一些实际生活场景中，他所受到的那种真诚的尊敬，很难说是缘于他不太

① 默拉特 (Joachim Murat 1771 - 1815)，拿破仑手下最著名的骑兵元帅。在 1815 年的滑铁卢战役中被俘、判刑、处死。

② 比利-比-丹姆 (Billy - be - Damm) 代表一种典型人物。

③ 亚历山大 (Alexander 前 356 - 323)，马其顿国王，征服波斯帝国，建立了一个从地中海直至印度的帝国。他的功绩常常出现在史诗中。有关他的一个最早的传说是他驯服了一匹烈马，此骏马后来载着他直达印度而死。

多的内在秉赋。

有着天蓝色眼睛的比利·巴德，也许叫做宝贝·巴德，至少在外表上，也某种程度地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备受瞩目和赞美的人物，尽管随着故事的发展，出现了重大的不同。当了解了更多的细微末节以后，我们终于知道了他叫什么，他二十一岁，是十八世纪末英国海军的一名前桅楼水手。在这个故事发生以前不太久，他雇佣于国家公用事业，在往来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之间的海峡和英吉利海峡之间的一条英国商船上做水手，在一次商船开回本国的途中被强征到一艘正开往国外的英国七十四门炮舰^①“不屈”号上，这艘军舰在缺少专业定员的情况下，被强行派到海上，这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并不鲜见。雷克利夫上尉登上商船为他的军舰挑选水手，刚上船就在舷梯口碰上了比利，这时船上的全体船员还没来得及在后甲板上为他的特意造访正式集合起来。他一眼就选中了比利。他只选中了比利。这或许是因为，当这些船员们排列在他面前时，较之比利显出了他们的劣势，或许是因为，在商船缺少人手的情况下，他有所顾忌，总之，上尉对他出自直觉的第一选择心满意足。但让全体船员感到意外的是——尽管上尉很快慰——比利没有反抗。然而，其实也是，任何不顺从都无异于一只撞进了笼子里的金翅雀的扑腾。

注意到这一不加抱怨或者可以说是愉快的默认，船

① 一种载有七十四门炮的三级军舰，故事发生之时这支皇家舰队大部分由这种船组成，它以火力和机动性的均衡优势著称。

员们向这位水手投去他们诧异的、沉默指责的目光。格雷夫林船长是那种在任何行业中都可以找到的大好人，甚或是谦恭的人——人们都会愿意称这种人为“令人尊敬的人”。另外——说起来也不奇怪——虽为一个混乱时代的庄稼汉，终其毕生与恶劣的环境作斗争，却没有任何东西比单纯的平和安宁能够使这个老实人更倾心热爱。其他方面呢，他五十岁上下，微微发福，一张没有络腮胡子、讨人喜欢的脸，有着令人愉快的健康肤色，整个脸上，有一种仁慈的智慧的表情。在风和日丽一切都进展顺利的好天气里，他的嗓音里带有某种编钟奏响的悦耳声，给人感觉是这个最深挚的男人真实无碍的感情流露。他谨言慎行，真诚敬业，有些时候，他的这些美德是引起他很大不安的原因。在航行中，只要他的船驶近陆地，他都不睡觉。他非常认真地对待那些被一些船长们看得不那么重的重大职责。

这时，比利·巴德去了船的首楼收拾他的水手箱。那个健壮、热情而粗率的“不屈”号战舰的上尉没有因格雷夫林船长对他的疏忽而稍有局促不安。格雷夫林船长没有在他这么不受欢迎的场合给予他惯常的招待，这一忽略完全是因为他在全神贯注地想着什么。上尉不顾礼仪自邀自请地进入了船舱，富有经验的眼睛立刻发现了一个储物箱，从里面拿出来一瓶酒。他真的是那种非常老练的水手，在那个长期的战争年代中，所有航海生活上的艰险都不能减损这种水手追求感官享受的自然本能。他永远尽忠职守；然而职守有时候是一种枯燥的义务，每当可能，他就要用烈酒中丰富的养料来浇灌这枯

燥。而这位船舱拥有者，除了用实际可行的仁慈和乐意来扮演被强加的主人的角色以外，还能怎么样呢？他默默地把酒杯和水杯这些饮酒必不可少的东西放在这个无拘无束的客人面前，却并不与他同饮，他忧郁的眼神看着这个毫不窘迫的军官。上尉不慌不忙地在酒中掺了一点儿水，然后仰脖三口喝光，把空酒杯推开到尚能够得着的地方，同时在座位里舒服地坐好，非常满足地咂着嘴，直视着主人。

等这些程序结束以后，船长打破沉默，带着沮丧的责备语气说：“上尉，你把我最好的水手带走了，他是最好的。”

“是的，我知道，”上尉回答，立刻挪回酒杯准备再一次斟满。“是的，我知道。很抱歉。”

“没什么，但是请原谅，上尉，你不知道。你看，在我雇用这个小伙子以前，我的首楼就像一个斗鼠场。跟你说，那是‘人权’号上一段倒霉的时期。我常常担心，我怕我在我的工作哨声里找不到慰藉。可是，比利来了；他的到来就像一个天主教神父在爱尔兰人骚乱的时候呼喊和平。他并没有对他们传教、说或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而是他的一种美德，平抚着这些敌对的人们。他们之于他就像黄蜂之于糖浆；除了一个副水手长，这家伙大个子，头发乱蓬蓬的，长着火红的络腮胡子。他实际上是出于忌妒，也许是欺生，当他嘲弄地把比利指给大家看的时候，一定是觉得这样一个漂亮而快活的小伙子不可能有公鸡斗架的气概，所以就偏偏要跳出来试图挑起一场事端。比利容忍了他，彬彬有礼地跟他讲道